

深一度

行进宁波 精彩故事

浙江新闻名专栏

手握乡愁告别城中村

余晓辰 杨磊 魏佳枫 郑玲 郭沫凯



空闲时去看看在建的“新家”，是余隘人眼下最时髦的活动。

(余晓辰 摄)

的瓦砾间，回忆起以前的岁月，余建华忍不住皱起了眉头。当时，余隘菜场由于蔬菜新鲜，价格便宜，吸引了临近社区甚至宁波其他区域的居民前来购买，但同时也给当地交通造成了沉重的压力。两米宽的小路，高峰期常常挤满了商贩的临时店铺、电瓶车、行人。余建华一边走，一边用手在地上比划，往日街头巷弄的嘈杂历历在目。

余隘社区的拆迁工作，一共涉及到381户居民，工作难度不小。“有一户家庭条件十分困难，实际住房面积只有23平方米，女儿成绩优异却面临辍学危机。街道办得知情况后，在符合相关规定的情况下，‘特事特办’，为其争取到了67平方米的新房。”江东区福明街道办副主任卢彤说，挨家挨户串门，电话挂了再打，对工作组来说都是家常便饭。

就这样，拆迁工作组以真心拉近了与拆迁户的距离，用真诚换来了拆迁户的支持。从2011年11月20日拆迁工作启动，到12月初第一份拆迁合同成功签订，再到2012年元旦前夕一个月的时间，余隘住户大都接纳了“原拆原建”的城中村改造方案，拆迁协议签约率达到95%。

至此，余隘“城中村”同脏乱差的老菜场一起，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，为曙光北路、朝阳路、徐戎路三条“断头路”的打通奠定了基础。三年后，余隘居民们即将在宗祠旁高大的江景房中，继续守望这片古老的土地。

奥体中心

奥体中心项目东至洪塘西路、南临姚江、西至广元路、北至北外环快速路，由“一场三馆一中心”组成。按“一次规划、分步实施”的模式，一期先行建设“三馆一园”，即体育馆、游泳馆、综合训练馆（全民健身中心）及体育公园，计划于2017年建成并投入运营。

据悉，该项目在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文化、体育健身需求的基础上，具备承接大型赛事和综合训练的基本功能。建成后的奥体中心将进一步完善城市服务功能，成为集体育赛事、专业训练、全民健身、文化活动与体育会展、国际体育交流、体育主题式休闲商贸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体育中心。

保障性住房

去年，宁波市新开工保障性安居工程4万套，同时，廉租房与公租房实现并轨，保障住房困难家庭9514户，基本实现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“应保尽保”。

此外，全市开始逐步完善公租房的后续管理，完善信息化管理系统，建立健全保障对象定期审核制度，对收入、财产及住房发生变更，不再符合保障条件的，及时依法要求其退出住房保障体系。

据悉，今年宁波将以城市棚户区改造为契机，顺应新趋势、抢抓新机遇，深入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。

森林宁波建设

截至去年11月底，森林宁波建设完成沿海基干林带人工造林144公里、造林1.4万亩，平原绿化19.1万亩，生物防火林带608公里；完成珍贵树种造林4.1万亩，中幼林抚育73.14万亩；建设省市级森林城镇85个，省市级森林村庄1034个。

■ 亲历者说 ■

做家园的守望者

余隘社区居民 余建华

余氏宗祠是我们余隘余氏的庙堂，是整个大家族团结的纽带。每年，远近的余家人都会聚集在此，祭拜祖先，并祈求一脉子孙繁衍、人才辈出、事业兴旺。到那时，宗祠整个厅堂挤满了从各地赶来的余氏族人，别提有多热闹了。从很大意义上说，老祠堂就是我们老余家显示家族存在的方式。

现在，围绕宗祠“原拆原建”的改造模式，使得新住地和余氏宗祠的距离还像

以前一样近。祠堂跟余隘社区一道，也“进了城”。而余隘人的心，还像从前那样，有一个永恒的精神归所。

按照拆迁政策，我们可以分到三套房子。现在就等着新房造好以后摇号了，等拿到新房好好装修一下，全家搬回来住，至于多的两套房，就留着保值吧。老百姓嘛，有房就是图个安心。百姓们守护的是故土，守望的也是未来的美好家园。

“我们造的房是老百姓的家”

江东区城中村改造办副主任 李波

城中村改造，是宁波城市化进程中一道绕不过去的坎儿，也是打通断头路、“五水共治”、无违建创建等多项攻坚任务的集结点。在寸土寸金的江东，没有城中村改造，就没有崭新的幼儿园、学校、福利院、菜场。拆迁居民为城市现代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。

所以，只有让居住后的老百姓住得舒心，才是我们的工作落到了实处。安置房建设，在严格按照政府性投资项目管理的基础上，让老百姓享受知情权、参与权和监督权。每次居民会议，从改造方

案，到交付过程，甚至到安置房外立面的颜色选择，都是由居民代表全程参与，并受到审计部门的监督。对于各项资金的用度，百姓心中更是有一杆秤。

2001年以来，江东区委、区政府提出了实施“三改一化”工程的工作思路，把城中村改造与撤村建区、集体经济合作社股份制改革工作一起推进。截至目前，全区29个城中村改造完毕的有22个，涉及居民2万余户，土地面积2万亩，目前共建安置房300万平方米。

十年风雨，小区里的“管事佬”

本报记者 黄丽娟 通讯员 毛一波

老伴的“接班人”

“管事佬”励大爷（右）正劝居民不要乱停电动车
(通讯员 提供)

面貌清瘦，身材高瘦，虽然已满头白发，但71岁的励德刚腰板格外挺直。巡查卫生、调解纠纷、义务巡逻……十年来，小区的大事小事，样样他要来“掺和”一把。

这不，在南门街道柳锦社区柳西小区，他还有个亲切的外号——“管事佬”。

“管事佬”爱“唠叨”

由于老小区，没有物业。以前经常有人为图方便，直接把垃圾扔在大门口，影响环境卫生不说，气味也难闻。“好管事”的励大爷坐不住了，一见有人乱扔垃圾，他就要上前劝阻，“多走几步路扔进垃圾桶，环境好了，自己住得也舒心啊，何乐而不为？”渐渐地，励大爷“唠叨”多了，大多数人都听进去了。

然而，不免有人反驳说，“我交了卫生费，想扔就扔！”碰到这样的情况，大爷倒也不急，坐下来慢慢跟对方“讲理”，“卫生费并不是乱扔垃圾的费用，是聘请保洁工人和购买清洁工具的费用，这是两回事。”

柳西小区的电子防盗门是居民自己凑钱安装的，对没有物业的老小区来说，电子防盗门的作用尤其重要。



昨天，余姚市梨洲街道明伟村的一家年糕加工厂里一派繁忙景象。自去年11月15日开工以来，厂里6个师傅日产能近2000公斤年糕成品，迄今已加工了10多万公斤年糕供应市场。
(吴大庆 摄)

昏头了！

出借房屋作赌场被判处拘役

本报讯（记者黄丽娟 通讯员尹杉）碍于情面将房子借给老乡用作赌博场地，收取了对方500元场地费“意思意思”，不想这犯下了开设赌场罪。

卢娟，外地人，现居鄞州区。卢娟的老乡李伟，经常和几个朋友结伙以赌硬牌九的形式招揽博人员聚众赌博，按庄家赢利5%抽取头酬，曾在鄞州、余姚等地多次开设赌场。2012年2月的一天，李伟来到卢娟家中，提出想借用她家的房子作为赌博场地，并愿意给其一定的场地费，卢娟碍于情面没有拒绝。之后的一个月，李伟带着朋友在卢娟家中设了两场赌局，并给了卢娟500元作为场地费。后来，李伟及其同伙因犯开设赌场罪皆被判刑。

2014年底，公诉机关以卢娟涉嫌开设赌场罪向鄞州法院提起公诉。近日，鄞州法院经审理后认为，被告人卢娟行为已构成了开设赌场罪。因其是从犯，依法应从轻处罚，判处拘役四个月，缓刑六个月，并处罚金两千元，违法所得500元予以没收，上缴国库。（文中当事人均系化名）

喝高了！

男子酒后骑电动车撞绿化带

本报讯（记者沈孙晖 通讯员李达勇）1月23日下午2时40分左右，一名男子酒后骑电动车，在鄞州高桥联丰路藕缆桥村路段，撞上绿化隔离带，结果人仰车翻，伤得还不轻。

接到过路群众报警后，鄞州集士港交警中队民警立即赶到现场，发现男子躺在地上，神志不清。救护车随后赶到，民警和群众合力将伤者抬上救护车，送往医院。

在事发现场旁的一处监控摄像头，刚好拍下了事发经过：当时，男子骑着电动车沿联丰路由东往西，在机动车道上行驶。行至事发地点时，他原本想从机动车道右转进入非机动车道，没想到竟然径直撞向了路中央的绿化隔离带。男子被撞飞后，又被失控的电动车狠狠砸了一下。

经查，该男子姓柴。当天中午，他应邀去海曙区一个老乡家吃饭。

交警从医生处了解到，柴某送到医院时满身酒气，经过检查，他头部多处轻微骨折、擦伤，其他并无大碍。

「养老，这里比城市更舒心」

——探访南田岛鹤浦镇五利村养老院

本报记者 陈斌国 文摄



近日下午，笔者来到象山县南田岛鹤浦镇五利村养老院，这里庭院四合宽敞整洁，老人们都并排坐在朝南走廊上晒太阳聊天。几位工作人员正给一位盲人和残疾人修剪指甲（上图），梳理头发，拉拉家常说说笑笑，场面温馨惬意。当被问起养老院生活时，老人们不约而同赞叹：“好！好！好！”

五利村坐落于南田岛中部，区域广人口多，但集体经济比较薄弱，老年人保障设施很缺乏。2000年该村党支部、村委会经过讨论，决定利用原南五小学旧址，为老人营造“安乐窝”。没有资金，村里就一边设法争取募集，一边组织力量开工兴建。五利村这一举动，赢得了各方赞许和支持，政府部门为此拨款113.9万元，一些单位村民捐助66.9万元，村里贷款29.5万元，总投资200余万元。

一年后，两幢宽敞明亮的宿舍楼落成，可容112张床位，每间安装电视，并配有卫生设施；同时还建造戏台、餐厅、文化活动室。施工期间，村上老人常来参观考察，奔走相告。

2011年2月建成后，成为鹤浦镇首家上规模的村级养老院，首批20位老人高高兴兴入住。

正聊着，西侧厨房飘来阵阵饭菜清香。两位师傅正在炒菜盛盘，放进保温箱里。师傅告诉笔者：平常老人们自由组合，六人一桌。早晨供给白粥，4个小白菜；中晚餐6菜1汤，荤素搭配，每餐调换口味。旁边一位老人笑着插话道：“饭菜蛮合胃口，吃得饱吃得香。”养老院聘请村医兼职，医生就住附近，随叫随到。

该院紧临穿岛主路，交通便利，几乎就在村民的家门口。每天有人进院探望，分分糖、唠唠嗑，院子里一派热闹景象。据悉，养老院根据实情，实行分类收费，每月自理老人600元—650元、半护理老人1200元—1300元、全护理老人1400元—1800元，比其他养老院收费略低一些。

由于五利村养老院管理规范，服务周到，逐渐获得老人和家属的认可，如今入住人员已增至60余人，其中半数来自外村。

护理员俞春花说：“这些住院老人中，瘫痪、残疾的有10多个，我们除了送餐喂药到床头，翻身、擦洗、陪聊等也是‘规定动作’。”

这时养老院南门外传来朗朗说笑声，只见护理员王玉兰拉着一位老人聊天。老人身材魁梧，脸色红润，不时迸出几句上海话。经打听，他叫周瑞达，今年81岁。原来老人出生在五利村，年轻时到上海谋生，直至退休。2011年10月他回乡探亲，慕名参观新建养老院，见设施全、伙食好、收费低，当即萌生回家乡养老的念头。果然一月后，他办妥手续，回乡定居。两年的养老院生活，老人身骨愈发硬朗。他深有感触地说：“上海养老条件虽好，但每月费用四千多元，我退休金才三千多元；住到村养老院，每月还有两千多元积存。”

说起家乡变化，周老喜笑颜开：当年离家时，到处都是烂泥路、茅草屋，现在水泥路四通八达，家家盖起新楼房。“乡下空气新鲜，人情亲密，比城市养老更舒心！”